

第四十四回 貪美色狹路喪兇徒 重英豪平臺試武士

卻說文進自起身往太倉後，他母親舊病復發，文連著急，即請醫調治，卻不見效。到第九天上，竟作古了。幸文進尚有存在家中幾兩銀子，文連將來買棺盛殮。及文進回時，已是過了首七。文進哀慟欲絕，將成公所贈，從俗禮懺，盡孝盡哀。守靈過了斷七，就在祖墳安葬畢。文進自思：志願未遂，老母又亡，如今孤單獨自，一事無成，終不然撐船過世豈不惹人恥笑？因想，知己難逢，不如去投劉家弟兄圖個機會，總然無濟，習學些武藝也好。主意已定，家中本無可守，把房屋、船隻交託哥子照料，拴束隨身包裹，帶了防身銅錘，即日就道，星夜奔沂水而來，於路無話。不日間到了尚義村，訪至蔣宅。進門遇見一個老人家從內出來，文進便問：“府上有一位劉姑爺可在麼？”家人道：“劉姑爺如今進京去了。”文進道：“他從幾時進京的？”家人道：“他上年九月內在這裏完了姻，十一月裏就進京去了。”文進道：“既然進京，可知他寓在何處？”家人道：“他的哥子劉老爺在京補官，都在內閣中書岑老爺那邊同寓。如今岑老爺把我家老爺同劉姑爺都在萬歲面前保舉了，十來日前有部文轉到本縣來，催逼我家老爺起身，也進京去了。你若尋他，祇到岑中書老爺的寓所去尋就有下落。”文進聽了，躊躇了半晌，心下想道：這番又來得不湊巧，欲待回家，實是敗興。幸喜身邊還有盤費，不若進京走遭，看看光景也好。立定主意，與老人家拱手作別，取路竟奔都門。這話暫停。

且說王夫人母女自從王公歸天後，省城各衙門並各府州縣多有差人來弔奠、送賻儀的，紛紛不一。惟文登縣路公是同鄉、同年又同寅好，親來弔慰，並送賻儀五十金。王夫人推辭不得，一一收領，凡是來差，都著家人款待，不在話下。擇定三月初三日起身回籍，先著家人王謹到省城督、藩、臬憲並本府、道衙門都遞了報明回籍，懇求嚴緝劫盜的狀態。惟督、藩兩憲傳王謹當面吩咐：“拜上你主母，到家即速補繳借項要緊。”王謹稟說：“小的主人正月初就專差回家取銀申繳，想此時已經歸款的了。小的主母祇求大老爺行文嚴緝盜賊。”兩憲都一般吩咐：“你去稟覆主母，我這裏獲盜追贓即移文浙省，喚你家來領取。”王謹叩頭謝了，回縣稟覆夫人，就僱了三輛大車，十六名長夫，扛抬靈柩。到起身這日，百姓香花燈燭設祭者何止百十處！男女百姓執香哭送者何止數千人！王夫人吩咐家人再三阻謝。內中有送五里、十里至二三十里者不等，惟書役人等直送至交界纔回。這話表過不提。

且說王夫人自起身以來，日暖風和，一路無阻。這日是個大站，未交五鼓即起身。行到了嶧縣所管的輓轎灣，卻是個多見樹木少見人煙的去處，此時東方未白，祇有星光，車上掛著籠。正行走間，忽聽樹林中一聲吶喊，殺出五七個強人，用紅土塗面，手中都執著雪亮的鋼刀，大喝道：“留下買路錢放你過去，沒有時把個人留作當頭。”那些車抬夫嚇得撇下棺車四散逃躲。王謹在車上戰抖抖的道：“我們是主人死了搬棺木回籍的，並沒有甚麼銀錢。”當頭一個強盜喝道：“問這廝作甚？祇問他主人婆在那個車上！”王夫人母女在車中嚇得渾身發抖，作聲不得。那強盜正待往車上來揪采，祇聽得平空裏霹靂般一聲喊道：“好大膽的強盜，敢在大路打劫！”說得遲，來得快，手起一錘正打中一個強盜頂門，錘重力大，卻把頭都打到項子裏去了。即奪過那口刀來，便有兩個強盜舉刀來砍，被那漢左手用錘逼開刀，右腳飛起早踢著那賊手腕，把那賊手中這口刀直飛起半空裏去，正待逃奔，被那漢手起處連肩夾臂砍翻在地。那幾個都待要逃，又被趕上一個，照背心一銅錘打倒，用腳踹住問道：“你這廝叫甚麼名字？”那賊口吐鮮血，拼命叫道：“小的不曾劫了物件，祇求老爺饒了狗命！”那漢大笑道：“諒你這鼠賊也不值我一刀，但饒了你這廝恐日後還要作賊，且與你留個記認！”即提起耳朵割下一隻，那賊忍痛爬起就跑。

這邊家人、車抬夫等見殺死強盜，都走出來望那漢羅拜在地，願求姓名。那漢道：“我是路見不平保全了你們，你們可速急離此，免得耽誤了行程。我自往京都訪人去了。”王夫人在車上道：“多感義士垂救，願聞姓氏住居，日後當圖報答。”那漢道：“我便叫文進，你們卻是往那裏去的？”王謹道：“小的主人姓王，是寧海縣知縣，在任沒了。如今夫人、小姐搬靈柩回湖州原籍去的。”王夫人又道：“拜煩義士到京師時，順便與我女婿內閣中書岑秀通個口信，說我們蒙義士搭救，已回家去了。”文進聽說，驚喜道：“原來就是王夫人，我去年同劉三相公曾到府上，岑老夫人也曾見過，我如今正要到岑老爺那裏去，不必再囑了。”說畢把手一擺，道：“趁此時無人行走，你們快些趕路，我自去了。”轉眼之間，已是去遠。這邊眾人脫卻此難，恐天明有人查問耽擱行程，三輛大車趕起牲口，十六名抬夫抬起靈柩，如飛而發，也不管腳步高低，也不顧路途險仄，如有神助一般，不上半個時辰，即已離輓轎灣三十餘里，東方纔白。

且不說王夫人脫難回家。卻說這夥強盜就是賈、孫二人結夥所扮。也是他惡貫滿盈，被文進起手打沒腦袋的正是侯公子，砍死的卻是孫業，這割去耳朵打得吐血的，便是賈何。那幾個糾來的見勢頭兇狠，都狂奔鼠竄而逃。把一輛車子還藏在一里路外幽僻之處。著一個家人看守，這賈何掩著耳朵跑到那裏。所得這邊車聲已遠，寂無聲響，因與那家人說知：公子已經打死，孫業被殺，眾人已逃，再過一回有人行走，盤問出來，禍事不小。這賈何人急計生，與那家人商量：“把車上行李抖得紛亂，皮箱銅鎖故意扭落，把車卻使到行劫之處，祇說是被強盜打劫與他對敵，致被將公子打死。幸遇大隊客商到來，把強人驚散。箱內銀兩各取兩包放在自己包裹內，祇說被強盜搶去，有誰查賬？報了官府，憑他去捉拿強盜，再疑不到我們身上。”兩人算計已定，如法而行，即到前途報了地方鄉保，同往縣中稟報。縣官知是現任道台公子，事關重大，立刻到該處驗屍吩咐買好棺木盛殮公子並家丁孫業。一面通報各憲，一面出差懸賞勒限緝拿。這賈何正以為得計，誰知到第三日上，白日裏見侯公子同孫業渾身血污，被鬼卒鎖著來要他同去陰曹對質，便大叫一聲吐血撲地而死。這纔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侯公子空相思了一場，祇落得害人自害。後來侯巡道得了凶信，又聞岑公子特恩超用的消息，一氣一驚，成了大病，即請告休回籍，在半路上白日裏分明見王公金冠紅袍，數責了他縱子為盜的許多過惡：“今得保全首領，便是你萬幸。”侯子傑至此纔知都是兒子所幹的事，大叫一聲，嘔血斗餘而死。這是侯巡按結局的後話，表過不提。

言歸正傳，卻說這倭寇連年騷擾沿海郡縣，攻襲城池，殺掠市鎮，官無寧晷，民不聊生。若官軍失利，則兇焰愈熾；少有不利便潛遁出海，分屯附近島嶼，乘間劫掠，莫奈伊何，且有內地奸細勾連外應，因此官兵每至失利。這番自去冬及今，倭奴海寇結連分數十道入寇，震動三省。官軍征剿，互有殺傷。幸有殷勇與夫人這場大捷，倭寇兇鋒略戢。其時三省督撫俱有飛章申奏。嘉靖皇上震怒，御筆親書了一道詔旨申飭各省總制督撫調度失宜，大小將弁懦怯不振，以致海隅醜類屢年肆擾，虛費軍儲，不能殲滅：“前請招募勇壯，三年以來，除官授職者不少，查建功知名者惟王邦直、殷勇兩人而已，其餘湮沒無聞。可見督撫情濫錄，並無真才實學之人，虛冒軍功，毫無實效。著將從前投充武勇已授官祿者嚴加考察，虛冒者盡行裁汰，不得循私，自貽誤事。”

大小文武各官，有能深悉剿賊機宜者，許即盡情條奏；凡有親知灼見之真才實學，無論親疏，許據實保舉，朕當親試錄用，庶草茅英俊不致沉淪，協力同謀，殲除醜類，以副朕望。咸宜欽此。”這道詔旨下來，旬日間，在京雖有幾位朝官條奏，都是泛言大概不切實用，內中惟中書岑秀上平倭十二策，深切機宜，瞭如指掌，天顏大喜，即日召見便殿，一一試問。岑秀逐條逐款奏對分明，大愜聖意。岑秀又面奏：“臣有深知武勇、膽略出群者二人：一是山東沂水縣武舉蔣士奇，一是江西吉水縣武生劉電。二人與臣原有瓜葛，深知其詳。今蔣士奇尚在原籍，劉電現在臣寓。臣遵旨不避親疏之嫌，冒昧陳奏，伏乞聖恩召試，以辨優劣。”當蒙溫旨允准。

原來這保舉一事，因旨意嚴切，要親加考試，誰敢濫舉？因此旬日內應詔保舉者祇有四人，連岑秀所保發，共祇六人而已。當著內閣傳旨，所舉在京武士五名於三月初三日在平臺御試，其在外省保舉省，俱限三月二十五日赴兵部投名具奏，候旨考試。旨意一下，這在京五名卻是北直郭紹汾、山西龍韜、陳松岩、山東高卓、江西劉電，都準備至期考試。

原來劉電自上年十一月進京相會岑秀，與兄長同在一房居住。如今岑秀面奏保舉，劉電在寓尚未得知，及岑秀朝罷回來纔說出保舉一事，劉電道：“雖承賢弟美意，祇恐皇上親試不比尋常，惟恐負累賢弟有保舉不實之議。”岑秀道：“三哥本領，弟深知灼見，何必過謙？如今急須準備本身服色，以便朝見。”當下弟兄們即行料理。

到了三月三日平明時分，皇上駕幸平臺，各官隨駕，五軍都督府並御營都指揮衙門官員俱全裝貫甲，率領三千御林軍士，明盔亮甲，兵分八隊，旗列五方，擺成陣勢，環繞平臺，兵部官傳旨：引五名武士到臺下朝見。鴻臚寺官逐一唱名，各官武士按名答應，跪奏姓名、年齡、鄉貫、履歷畢，皇上龍目展看，果見一個個狀貌不凡。內中陳松岩係長瘦身材，論年齒祇郭紹汾三十有六，餘皆不出三十，惟劉電年齒最小，相貌超群，皇上暗喜，但不知武勇如何，傳旨各給戎裝，隨挑御營訓練馬匹，先試騎射。所用弓力輕重在監箭指揮處報明領取，射畢陳奏。各人遵旨，自去裝束。旨意一下，那馳道上早列出三座彩牌坊，各懸碗口大小彩毬一個，射中者鳴鼓一通，各派官員監看。當下軍中奏過三通鼓樂，寂靜無聲。平臺前面兩邊站著五軍左右都督，手執令旗。傳旨著按名騎射，臺上青旗招動，早見對面東隊裏郭紹汾縱馬飛出，拈弓搭箭正待射時，誰知那馬快劣異常，早飛過第一座彩坊，不及發箭，轉眼已到第二坊，颯得親切，一箭正中彩毬，鼓聲未止馬已驟過第三坊，郭紹汾扭轉身軀背射一箭，卻從彩毬邊擦過。皇上在御座看得分明，卻略點了一點頭。以次便是龍韜、陳松岩各中二箭，高卓祇中了一箭。末後卻是劉電飛馬而出，一連三箭齊齊射在彩球上面，鼓聲連絡不絕。皇上大喜，道了一聲“好”，各官暗暗喝彩。

騎射畢，傳旨令試步箭。卻早在五十步外列著一座彩坊，正中間用銅索懸著一個不及一尺大的七層皮鼓子，上下左右。四個綠圈，正中一點緋紅，都祇有杯口大小。郭紹汾等四人都用硬弓依次較射，惟陳松岩，郭紹汾皆中兩箭，龍韜、高卓各中一箭，卻都在綠圈左右。末後劉電跪奏：“臣所用係八石鐵胎弓，發箭較遠，伏乞將箭坊更移遠三十步。”當下傳旨，准移至八十步上。其時隨駕各官都暗道：“這後生中了三條馬箭便賣弄精神，縱然弓力到得八十步上也難保必中，倘若射不著時，豈不自討沒趣？”有的想道：他必定有這個本事纔敢誇口，不然在皇上面前豈是兒戲的？各人意上議論不一。即皇上意中亦恐其不能必中，但能拉此硬弓，射得到時，亦是難得。卻說劉電，難者不慣，慣者不難，拈弓搭箭使出三尖六靠四平八穩的肩架，弓開滿月，箭發流星，弦響處這枝箭正中在紅心眼裏，滿營將士無不吐舌。劉電卻搭上第二枝箭，拽滿弓，颯得親切，“嗖”的一聲，這箭邊第一枝箭一齊透出紅心而去。這第三枝箭，劉電賣個手段，將銅索射斷，掉下鼓子。皇上在御座上哈哈大笑道：“真現在之養由基也。”各官一齊跪賀。

步騎射畢，傳旨令五名武士乘騎，各取平日擅長武器，仍依次出馬；令各營將弁軍士有敢與武士比較武藝者，在軍政司報名出陣，比較優劣不得傷殘性命，但聞鳴金即便住手。旨意一下，五營四哨御營將士盡知，凡有本事者俱想在皇上面前施逞。祇聽得軍中又奏了三通鼓樂，左右都督將令旗一招，郭紹汾頂盔貫甲早從旗門下橫刀縱馬而出，高叫：“遵旨比較武藝，有能者請出一較！”說聲未絕，早見左軍隊裏一將提刀拍馬來迎，卻是御營左哨團練使雷應春。當下兩騎戰馬咆哮，兩口寶刀飛舞，戰到三十合上不分勝敗，早聽鳴金，各住手回陣，第二名龍韜手舞雙鞭早臨戰陣，卻見東南隊裏一騎馬兩條鞭馳驟而出，卻是前軍都督左營守備熊如虎。正是棋逢敵手，四條鞭如翻波滾浪，但見冷氣團身、火光灼爍，鬥到三十餘合，亦聞金回陣。第三名陳松岩早挺槍躍馬而出，祇見右軍隊裏一騎飛來，卻是守備魯捷拈槍劈面來迎。鬥到十餘合上，陳松岩賣個破綻讓魯捷一槍刺來。陳松岩把身子一扭，這槍從肋下過去，兩馬廝並，魯捷直撞入懷來，陳松岩一把抓住他勒甲條正待要提過馬來，早聽鳴金，便放手回陣。第四名高卓使一枝方天畫戟，早縱馬出陣，這邊中軍隊裏飛出一將，卻是後軍都督、左哨護軍使尹政使雙鐵戟、縱五花馬飛躍來迎。戰到四十合上，高卓戰法漸亂，早聽鳴金住手。門旗開處，卻見劉電金冠抹額，鱗甲錦袍，橫丈八渾鐵蛇矛按轡而出。早見北陣裏鼓聲響處一騎潑墨馬、一條渾鐵槍如一片烏雲捲地而至，卻是後軍都督掠陣使袁立。這人生得鐵面虬髯，綽號“賽張侯”，專精蛇矛，稱營中獨步，其時眾將推他來敵劉電。

劉電見來將威猛，欠身道：“新進與前輩比較，幸恕無禮。”袁立睜眼道：“你但有本事祇顧使來。”說畢，分心就刺，劉電說聲“有罪”，把手中槍架住。原來這袁立使出梨花槍法真如瑞雪紛飄，梨花亂落。劉電識得這路槍法，暗道：“此人狂率無禮，若遇蔣叔丈必定叫他帶傷。因隨他賣弄祇是遮攔架隔。直待他使到分際處——這一槍名為“透心寒”，劉電纔把手中槍掣回用力一擺蕩起一個車輪大小的花頭，早把袁立的槍撥離手有六七丈遠，嚇得袁立幾乎墜馬，伏鞍而回。劉電笑道：“有罪了。”這時各將士無不縮頸吐舌。皇上看得分明，心中大喜，即將劉電宣上平臺，賜錦袍一領，特授御營副指揮使職銜，日後有功另行陞賞，郭紹汾等四名各授守備職銜，候旨分發。劉電等謝恩而退。皇上回鑾，各官將士護從依次而散。卻說劉電回寓，劉雲、岑秀早已得知，十分歡喜，都道：“不日定有恩旨下來，必然有剿倭之舉。”當日三人共飲，敘說場中考試之事，不覺又過一朝。

次日平明，皇上登殿，百官見畢，即宣中書岑秀上殿面諭：“卿家青年歷練，纔識兼優，保舉得人，大慰朕望，昨觀卿十二策，足可殲除醜類。以卿公忠，不必回避原籍，今授卿江浙兩省巡海副都御史，賜尚方劍，便宜行事。自總兵以下，悉聽調度，務期剋日，肅清海宇，以副朕望。劉電等五名，即帶往軍營量纔委用。中書事務交卸明白，五日內即馳駟前往，合同江浙總制巡撫便宜進剿。”岑秀得旨，又奏道：“臣以一介小臣，自慚鄙陋，乃蒙聖恩不次之擢，委以封疆重任，敢不殫心竭力仰報天恩！指揮劉電係臣保舉，又屬瓜葛，若交臣調用未免涉嫌，叩懇天恩另賜委用。”當蒙准奏，劉電即著帶往吳淞，交與黃炯差委。當即賜與敕書、寶劍，岑秀跪領，三呼九叩謝恩而退。皇上回宮，百官朝散。此番有分教倭氛消滅，海宇清寧。正是：

祇憑藝才能超眾，何患聲名不遠揚。要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文進之來，恰值侯公子動手之時，寫得“狹路”二字透徹，以見神奸巨惡，必有兇橫之報，平臺考試一篇，花團錦簇，寫得“試武”二字飽滿，以見絕技高才，必無埋沒之理，歡善懲惡之功，豈淺鮮哉！是書推古今演義第一，豈不信然。

